



雷音

大雷池長滇西師範采輯

大戴禮

檀萃

王言開治統論

檀子曰大戴禮首王言篇者開治統也王言者明王之言也夫子以傳曾子曾子受而著之以爲經也其文與孝經同孝經開宗明義章曰仲尼居曾子侍王言發端亦曰孔子閒居曾子侍也孝經先提先王至德要道以呼之曾子因辟席王言亦先提王言不出而死嘆哀以動曾子致其

敬懼至於下席且退立負序也孝經推原於道德而以孝
爲德之本至於孝治聖治通神明而光四海王言亦推原
於道德而以七教三至爲道德之發內修外行至於舜禹
之治極其盛也故王言與孝經相爲表裏皆曾子傳道之
書也聖道之天以六經耳詩書易春秋皆因舊文以刪訂至
於禮則出於執守或因夫子所說弟子所記爲多蓋洙泗
盛時弟子以次傳授三千人分教於七十二賢每賢分領
門人三十餘所謂七十子之徒也七十子之徒見於論語
者如顏子子夏子路之門人多不著名而曾子之門人則

以陽膚著朱氏彞尊爲曾子門人考則知名者有五十餘
人而纂修論語謂出其門人檀弓蓋曾子傳聖人之道隱
居不仕門徒極盛又且老壽子孫能世其業多知名故六
經中唯禮經諸記皆出於七十子之徒論語簡質深醇旣
歸於檀弓而其餘之流傳皆歸其門人無疑也後儒拘泥
以論語中多有稱子者卽以爲某門人所記豈有論語爲
言甚簡而煩數十手分輯乎則如朱氏所言出於檀弓固
亦曾子之遺書也大戴標王言以爲首而制言以下十篇
皆曾子書合之小戴曾子問凡十一篇此皆明著乎曾子

有可考者其未著曾子先儒皆以爲出七十子之徒所記而要以曾子之徒爲多也古人言學無所爲統者統之說蓋起於後來今亦仍其說而以王言爲開治統從乎時也古無有一貫之呼爲傳道統者亦起於後來今以一貫爲傳道統王言爲傳治統者取其配也傳聖學者不獨顏曾史稱七十子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門爲王者師皆傳聖人之道以教於

四方者也故有子張子思之儒有顏氏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仲良氏之儒有孫氏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則是徒衆皆極其盛者也以著書而聞者曾子子思之外漆雕子十一篇宓子十六篇其徒景子三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皆受業於子夏者世子碩二十一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芋子嬰十八篇皆七十子之徒不知出於誰氏也公孫尼子之緇衣已具於小戴記想諸賢所撰次亦或散見於二戴記中而流傳失所考耳則是漢時七十子之書猶極其多者也自統之說一立凡不與其統者槩黜而外之諸賢

之書漸就湮雖以曾子之傳獨得其宗黜其孝經而強之以大學大戴既不列學官而十一篇爲真曾子書者亦視爲可有可無之數至於今師說殆絕悼前鬱滯何能不怵於心也故闡發之使後學知六經惟禮多孔氏之徒所記孔氏之徒惟曾子門人最有名大小戴記多出於曾子門人而大戴書首王言足與孝經並立而後世曲學拘迂之說不闌而入之所以尊經也

曾子序

檀子曰宋時序道統孔曾思孟授受相傳孔有論語思有

中庸孟有孟子於曾子當取孝經蓋孝經配論語與小學總歸於六藝不在九流之數其尊如此顧不之取乃取大學強附之曾子且疑其首曰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是亦未能確然斷其爲曾子書也及考漢藝文志於儒家者流載有曾子十八篇則其書故名曾子也次於子思二十三篇之後而踞孟子十一篇之前以配中庸孟子誠爲鼎立今曾子書不傳而大戴記四卷五卷之立事制言等共十篇每篇皆標之曰曾子則是曾子十八篇已有十篇合之第一卷

之王言及小戴之曾子問是曾子十八篇已有十一篇其
亡者不過六篇若以此十二篇還之曾子以與論孟中庸
爲四子書豈不名正言順如以十二篇爲殘缺則孔叢子
稱子思阮於宋作中庸四十九篇漢志不言中庸但曰子
思二十三篇是則中庸篇目正多戴記僅收一篇卽爲已
得中庸之全孟子本十一篇亡其四僅存七篇卽爲已得
孟子之全况今曾子現存十二篇豈尙不得曾子之全乎
取全還之曾子以著其實道統之說乃完全可以塞後賢
之疑竇故綜二卷而題之曰曾子以見子輿氏固有傳道

統之書云

丹書考一

武王
踐阼

武王克商訪道於箕子箕子爲陳洪範洪範者大禹之遺
書也踐阼三日訪道於太公太公爲陳丹書丹書者黃帝
之遺書也洪範之陳藏之於周史孔子得之因序之於尙
書丹書之獻先之以禮儀禮家傳之門人因錄之爲禮記
此所以分載二經而發聖學之精微者也精一危微一十
六字耳丹書亦止三十九言亦卽危微精一之旨也丹書
挈其綱洪範詳其目聖人並取之而小戴之記遺之遂不

列於學官後儒以非功令竟不之專習亦可慨也

丹書考二

武王踐阼

以上八句三十九字皆丹書之詞也敬吉怠滅義從慾凶兩句叶不强則枉不敬不正兩字叶廢與世叶敬勝義勝者著道心之微而庠於惟精也怠勝慾勝者縱人心之危而失其惟一也以義自強強能率直不强則流於枉矣以敬自持邪不能干不敬則入於不正矣逞其枉之所害必至於廢滅極其敬之所成且延於萬世其目則爲陰符經其文則爲丹書經括其旨則爲三百餘字書題其要則爲

三十九言陰符陰騭也丹書明信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太公陰符之謀稱周之有天下太公之謀爲多太公書一百三十七卷而其謀則八十一篇太公本有道者故古以其書列於道家紀其詳而丹書提其畧則八語而已矣

丹書考三

武王踐阼

此言之謂者此丹書之言也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也其書以帛以簡而寫之以丹匣而藏之可謂約矣自黃帝至周傳之千數百年武王踐阼太公始發而陳之然其先所以佐文王者皆此書之秘也史世家稱太公與

散宜生闕天求美女奇物獻紂以脫羑里之難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故後世言兵及周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西伯受命三分有二太公謀計居多武王伐紂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太公疆行克商修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而其爲書曰謀者八十一曰言者七十一曰兵者八十五皆陰符之義也敬謹而秘之不使宣露於外也斷義而守之奸惑邪媚之物不得而干所以克紂之淫酗也可不謂行之行乎周受此道過卜矣卽如太公之先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夏商中微或爲

庶人至於太公窮困年老矣始嘗以博聞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諸侯不遇下爲贅壻於齊而婦逐去鼓刀朝歌而爲廢屠臣於子良而爲逐臣傭於棘津而爲不庸姜裔之微不絕如綫卒之道行謀遂開基於齊公族公孫分氏者凡三百餘而姜之姓大興則陰謀子孫不昌之說非也可不謂以爲子孫常者故特爲發明之

冉子論衛將軍
交子

家語作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則冉子之身分不下於顏子矣然所以至此者亦由夫子之教責也論語記冉有與子

路見責者多因能受責所以進於道今之爲論語家者行文作藝貶斥諸賢曾不知夫子之稱子路之敷奏則進以成湯冉子之篤恭可幾於堯舜乃肆其狂瞽亂吠同聲無忌憚極矣日習腐爛時文鄙妄繆悠之辭沈痼於肺腑而不可去偶一涉筆卽汨汨而來雖至於詬病聖賢恬不爲怪此人心風俗之大害也六籍傳於諸賢習儒書而詬諸賢於心安乎故特表之以正俗學之妄也

師商論

衛將軍
文子

師商過不及爲子貢問而言之註家揣摩聲勢於子張則

曰才高意廣好爲苟難爲過字形容之非以是斷定子張也於子夏則曰篤信謹守規模狹隘爲不及字形容之非以此斷定子夏也今按子張之不侮不佚仁之至也卽子亦以其仁爲大也豈真終於未仁乎子夏之學深慮斷豈規模狹隘者乎其門人著名者曾子而外惟子夏則以西河之英俊多也王肅註言子夏常厲以斷之近小人斯不危嗚呼晉人尙知先輩從不否臧七賢日讀諸賢之書而肆意臧否此道之所以不明俗之所以日偷也

十二弟子行論

衛將軍
文子

檀子曰聖門弟子三千升堂入室者七十二人見於家語
弟子解與史記列傳其四科十哲則論語載之其十二弟
子行則家語與大戴記俱載之十哲無曾子子張公西南
宮高柴澹臺十二賢無閔子伯牛至如有子子賤漆雕於
十哲十一賢中均不與要皆互文見意不以此爲輕重之
諸賢皆得聖人之學以分教於四方雖有一體具體之分
總歸於夫子之道當毋別生分類獨傳之某與某如佛氏
之傳衣鉢之所爲也爲統之說者欲自尊其所授受勦立
名字某傳之某習其說者多鄙儒小拘之徒於其中妄生

分別有大賢賢者之低昂以德行之科爲大賢大之相對
應名小又不敢以諸科爲小賢但曰賢者頗閔之外曾子
稱大賢近來有子亦稱大賢於稱大賢則兢兢奉之不安
道一字於稱賢者則妄生枝節恣其詆謾其意若以爲此
皆統外之人可以爲吾軒輕父以傳子師以傳弟後生小
子初學破承於大賢賢者之稱一誤卽遭夏楚妄生分別
之惡習習貫性成不意數百年來諸賢受里儒之顛倒至
於如此其極也誰實階之厲哉其弊起於高自矜尙勦立
名字謂吾以明道且以衛道也豈知其害道至是哉夫將

以明道開後覺之見聞使知所歸向日習腐爛之謬言詆訾諸賢而不忌童而習之曰吾不過爲文耳讀諸賢所傳之書而爲文則詆諸賢以爲隨風氣生心害政弊何可言試思子貢表章十二賢於文子猶恐其不中適魯以告夫子求其折衷先賢於同術同方有所品題猶不敢自是其虛心敬慎如此今以去聖久遠而任俗學之流傳東抹西塗陷儒流至於無所忌憚此亦有志斯道者不得已之苦心爲之大聲疾呼也

儒外十行論

衛將軍
文子

檀子曰子貢以所論十二賢之行告之夫子夫子已偉其爲知人矣又恐其但尊吾學之行盡黜夫非吾學者之行也故進以耳目思智之所不假易者而廣大之焉夫夷齊十行豈真爲未見聞哉第以子貢之廣已造大雖以管仲且菲薄之何況晏嬰子桑原壤皆老氏之流吾黨辨之絕之不遺餘力隘與不恭君子有不爲之說是其屏斥非吾學者已漸見其過嚴子則兼爲取之夷齊柳下尙矣伯玉亦其次也趙文隨武羊舌晏嬰次之下而至於老萊介子萊子著書十六篇已入道家者流介山子推流入於神仙

本儒家之所不道而聖人有取於其行以濟吾儒之行之
所不及者焉此聖道之所以大也夫晏子沮孔子孔子顧
善之且稱之而兄事之不倦者何也晏子之書雖序於儒
家者流而其本則宗老氏也夫子稱老聃見於家語大小
戴記者甚多固不廢老氏也莫嬋莫究尙沿老聃之說蓋
見不及唐虞二代詩書禮樂之化神耳豈故沮夫子哉其
事君交友有可取卽取之已耳晏子之沮陳蔡大夫之圍
爲夫子耳至子西之沮則并顏子子貢子路公西諸賢而
忌之曰王之諸臣有如諸賢乎王皆以爲不如也不用孔

子恐其以楚爲周是皆知孔子且知諸賢者也患其道之
大故不能容之也彼其所見與聖人異與諸賢同也諸賢
亦尙其同而弃其異者也惟聖人不弃其異雖異之至於
齊之晏子楚之老萊俱收並蓄之不遺此聖人所以深遠
歟太史傳仲尼弟子稱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皆
異能之士也又謂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
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
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若然則老子與老萊原分爲二今稱老萊而不及老子且

不及子產公綽文仲云

舉舜彭祖論

五帝德

彭祖陸終氏第三子顓頊之元孫也與舜同舉而任堯之事王逸註云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按舜彭祖同舉同任趨視四時務先民事以爲始舜留於朝居攝祖就封而之彭城避事養閒以完壽命迄於商衰出爲商伯旋亦謝去以豕韋繼之豕韋蓋其子孫之別封者也又舜本紀言彭祖與禹臯陶契稷夷夔龍垂益自堯時而皆舉用未

有分職至舜始分諸人皆見於命官而彭祖不見想已就國列於十二牧之班至商遂爲五伯耳

流四凶族論

五帝德

綱目云堯七十載舜登庸七十一載殛鯀放驩兜七十五載流共工七十六載竄三苗初共工之先爲太昊黑龍氏主水職薨其子康回襲憑怒而折天柱傾地維則是共工屢世雄據北方矣流於幽州蓋就其世土而安置之也其子后土又能平九州此變俗之著見者也謹堯一曰謹頭放於崇山投南海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國在

畢方之南其民盡是仙人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
帝投其君於三危苗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在赤水東按
苗之種類於黔最多今西洋海船番鬼其俗多與黔苗同
蓋卽三危所徙者鯀殛於羽山而其後散於百粵變東夷
之風至今爲衣冠文物之鄉則崇伯之力也故盛世無棄
人凡有凶德者必有凶才故位置之於凶地使之各盡其
才以變其俗故朝廷之上則有九官十二州之內則有十
二牧至荒忽無常之四裔魍魅蝸蝓所盤踞窟宅民人不
敢居而以四凶禦之莫不避凶談而遠徙由是俗變民安

則聖人之裁成者大矣

三代鼻祖起蜀論帝繫

嫫祖生二子元囂昌意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卽今瀘
州江也昌意降居若水卽今金沙江也史註二水皆在蜀
卽所封國也降者降爲侯也或以德劣而非也傳稱青陰
陽同於黃帝註謂德及黃帝故登立爲帝號少皞金天氏
其孫則爲帝嚳開唐及商周昌意之孫顓頊其後開虞夏
是元囂昌意以元妃子早年就國於蜀正當卽位之初中
問迨至鼎湖之升帝年已百三十餘歲二子應亦且百歲元

雷音 卷十一
三
嚳以青陽爲少昊又八十四年始立從子顓頊元年居濮
卽百濮也三代鼻祖皆起於江水若水若入江後統稱爲
大江

哀公有功聖門論

三朝
七篇

檀子曰案先儒序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內魯論二
十篇今所傳者是也其古論二十一齊論二十一篇目多
少微分文應俱同他如齊說二十九魯傳十九魯說三家
共六十二燕說三議奏十八共百九十八篇皆發揮論語
猶今之本經及註耳至家語三朝配乎論語以爲之副而

三朝七篇記孔子之對哀公反覆於天地古今無不詳盡
幾以性與天道吾黨所不得聞者盡予公之聞之皆論語
之精深博大者也大戴從論語家割而出之以入於禮經
識出先儒上良以哀公問答關係於吾道至大不可班於
論語家語間且取家語中儒行五儀大婚解本命問政諸
篇皆裁歸禮記而尊之爲經蓋有以窺見聖學之大原矣
他如論語家語所載答問詳畧不同者尙多有之而孔叢
子所載問夔與莊子所稱問哀駘佗及諸子所徵引類是
者不少未及悉舉計哀公之與夫子問答夫子所以告之

者若合輯之垂數萬言是聖人對列國之君與語門弟子者未有如哀公之鴻富也可不思其由來乎蓋公立十一年始迎夫子反魯年甫十四卽就夫子宅爲館而師之猶魏文侯之受業於子夏也每問夫子屢進而深夫子亦樂爲告之亶亶不倦故虞戴篇記公謂子之察教子曰邱子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自公而外無可與盡言者也少間篇記公以列五王之德煩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則是子樂盡言喜公能爲裁度也可不謂相得益彰相悅以解乎蓋公少而聰慧善

於問難故夫子傾困倒廩以付之籍以垂諸後以視五教答問如樊遲之流則公之在聖門轉居其上矣夫子歸魯四五年吉月必朝朝必有問對是以經傳記之至於如是之多迨夫子沒公年十九親爲之誄雖非禮非名爲吾儒所譏然尊之曰一老親之曰尼父哀傷師事懇懇殷殷有見於情詞之外者但聰明有餘剛毅不足使因沐浴請討號令一伸公室復張大權歸握失此機會所以卒謚爲哀儒者論公幾列於衛霸齊景茲滙合於禮經所在及家語與子傳所稱則聖道之大經大法與夫性命精微之極致

由公之善問攻堅次第發洩而推闡之以著於天下後世其有功於聖門爲不小矣夫定公行可治不過三月哀公受業親師善於叩發俾問對之精粹盡著於聖經治且亘終古故發明之以示今之論語時文家毋輕訾於公云

學言性理論

檀子曰大戴之禮四十篇終之以本命及易本命者後世所謂性理之學也易本命者原本於大易推明人物之所以生爲日月斗時音律星風之所主而人得其性而最靈又分五土之生人於九食之物人得其三食穀食氣不食

而巧壽神之性皆在於人故五蟲莫貴於人而聖人爲人之長聖人得位而爲王者動通靜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此中和位育之理盡性參贊之事性理之學明白簡要不取其繁不涉於腐如是而已矣至於神明而壽不死而神此則性理之極致殆所謂仙霧也聖人言之禮家記之爲經爲性理之學者極力攻之以爲二代之異端而不敢道後生小子初入學塾塾師卽課以性理習誦旣久莫不暖暖姝姝奉一先生而自私夫旣取聖人所罕言與弟子不得聞者大爲其書名之曰性理責童

蒙之拾誦而於此經之言性理者槩斥之夫學惟無言性理而可一言性理卽已陰入於二氏旣假二氏之所爲者以自高而又反戈相向日吾以攻異端而不顧已之陷入其隊不爲二氏所笑乎二氏皆道家者流魏晉時猶稱釋爲外國道人蓋九流道次於儒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吉凶之道然後知重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約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大抵後世之道家皆其放者耳而其先固與儒及

陰陽各法八家同出於六藝而儒於道爲最高故居九流之長蓋聖人之道在六經九流各得其經意之一端以分道揚鑣不能無所流因其流而相舐排而不知遠離道本譁衆取寵五經乖析儒之所流未見獨勝於諸家惟無所攻而賴爲用是亦道之大同矣故儒者但求乎治世之待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六經仁義祖述憲章重所宗師此外則隨諸家所各專而不必爲兼涉卽不講性理而儒之道又豈失其最高耶故子夏好論精微徵引易生未嘗不爲夫子之所然子貢以治世之待正之良以助人君順陰陽

明教化固儒者所事也子然之而謂子夏亦各所能而豈黜道也歟

盧辯傳論

論曰三盧皆以經儒稱景宣之兄景裕史著爲當時碩儒而無傳故名與官不聞其弟景仁名光傳在儒林精於三禮官亦顯儒林傳論稱宇文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舊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素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其美之如此則景宣之學又曷

可少哉夫周官之行始於蘇綽而成之者景宣也顧宋人序周官謂千四百年經三大壞以蘇綽與王莽王安石同譏天下學者同襲斯言於是令綽獨蒙老韓同傳之羞景宣以無名倖免今考史傳則知一儒之得君同於安石令綽之以天下爲已任景宣之斷事疑亦與安石符獨其功業相懸未可與安石同日共語者以病一賢並以累周官也令綽起自疏遠得遇周文盡其智能贊成軍國本傳載其所爲六條詔書及所爲大誥蔚然有二代之風味其人殆管樂王猛王朴之流事皆施行當強效立惜其蚤卒繼

以景宣終成克行周官之志是姬公舊典孔子夢公之願
歷六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得一賢始見之施行並非壞之
者也卽宋人之進周書於其君也序稱文帝召蘇綽於稠
人之中知其可斷安危治亂詘已以聽之府兵之設歛千
歲已散之民係之於兵得三代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
其事而效見於後世非文帝智內斷於已蘇綽守外不詘
於人未必能然以彼君臣相遭猶且誘言况無所待之豪
傑可易以畜其意蓋堅神宗之聽安石如周文惜乎安石
之不能如蘇綽也令綽之能行所學若此宜周孔之所默

與者猶以壞周官府之辜景宣於令綽爲成終史傳揚之
極盛如此而寂無所聞所註遺經竟莫詳其姓字總由一
人臆決倡聲衆遂從而和之不復檢史傳以考校其議論
之是否相延誣說謬語以迄於今誠二賢之不幸而亦周
禮戴禮之不幸也周書無百官表而六官之志卽附於盧
辯傳則行周官實景宣主之後儒不詆景宣而謗令綽由
於不詳覈史書卽周氏之行周官國勢方隆未有如王莽
安石之亂天下尤不當比方並論使周公之法可行終不
信於後人故抄撮全傳爲辯而論定之是時南北學者多

明三禮且多有撰著未有及于大戴而前古後今註大戴者惟景宣其註中往往駁正康成不苟爲雷同自來經儒尠能行其所學而景宣學在周禮竟能行之則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周禮之法者其然豈其然乎儒者窮經考古宜平情謙志一意尊經毋輕發異端以求勝取名庶得經之實用施於當時子孫亦蒙其福史稱宇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裔此豈壞周官者哉周公制禮迄今歲垂三千惟景宣一行之於宇文氏而令綽受壞經之毀景宣幾泯沒無聞總由後儒自尊所學力攻漢唐欲一掃而空之以至於是尙論及此不勝爲之太息焉

禮記論

月令論上

按周書序云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此蔡邕王肅所以斷爲周公作也周書周月解第五十一時訓

解第五十二月令解第五十三三書皆周公作之於一時
周月時訓存而月令亡幸存於戴記可錄出以補周書之
缺序稱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則是頒告朔於諸侯諸
侯於月朔告廟奉行在侯國謂之告朔在王朝謂之月令
呂子竊爲十二月紀之首章所以附名於春秋而前章之
後其文與月令絕不相蒙是呂子未嘗竟攘公作爲已有
也又時訓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
上冰其不應候者則有事應今月令不著二十四氣之名
每月不著六候之應於正月但標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

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僅五候而草木萌動一候竟削之未
審果是周公原文抑呂子割時訓以爲附益要之周書月
令旣逸賴呂子而存則功不可泯矣世儒於呂子之爲竊
共唾弃之太史公屢稱呂子以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且爲
之立傳而推其書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贊之曰孔子之
所謂聞者其惟呂子乎則且比之於子張幾進於儒家者
流呂子又何可少哉又曰周書七十篇周禮取職方解入
於夏官大戴禮取官人解爲文王官人小戴取明堂解爲明
堂位取月令解爲月令則是七十子之徒記錄已在先後

來呂覽取以冠十二紀淮南取以入時則訓遂至後儒攻
擊之紛紛而職方明堂官人究無所異議則胷中有呂子
之見存也讀聖賢之書而先懷異見非尊經者也可嘆也
夫

月令論下

檀子曰明堂月令皆出古周書七十子之徒取以以爲禮
記今周書明堂僅存其畧而月令但著序與日而書遂亡
說者因指禮家取呂氏春秋附入之大肆攻擊指太尉爲
秦官臘爲秦制并詆左傳之虞不臘者以爲秦語據一二

字引繩批根累及全書且累及諸經窮經而爲經中之蠹
貽誤於後生小子束其書而不敢讀甚可嘆也竊嘗平心細
意反覆於諸書之足相證明者而論之月令所稱其帝其
神詳著於家語五帝篇季康問五帝子對以聞諸老聃天
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歲功其神謂之五帝其佐謂之五
正王者改號象義故羲炎軒昊顓生爲明王死配五行四
叔黎龍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知芒融后蓐冥爲天神之名
則靄威仰赤燁怒含樞杻白招拒汁光紅爲五帝本名者
更可知未可以出自緯書而排之也且緯書亦未可盡黜

者聖人之道得緯而神漢魏大儒多明識緯著於事應載
史傳者頗多改革之時多援緯文以告天而布於天下周
隨交際茹堅欲絕其源遂行厲禁迨至唐末其書盡亡宋
人力攻漢學先以雜讖爲問罪之端此所以讀書未至康
成敢於高聲論漢也通緯學者何玷於說經哉况當時爲
一王之制敢以儒生一介昌言破緯不遭非聖無法之條
乎後儒生於緯學旣廢之後得以肆其貶駁指爲先儒大
尤竟不揣時而度勢何其刻耶又大戴禮三朝七篇如干
乘之四佐分典四時四代之朝日東堂虞戴德之告朔率

天道納貢獻地實誥志之明孟幽幼冰泮發蟄小辨之學
樂辨風執禮行政用兵之攝提失方陬大無紀小間之天
德嗣堯王獻瑄瑄義皆出於月令其發揮三常之禮反覆
於天德地德人德天政地政人政無非陰陽五行明堂月
令之精深文詞淵奧上苞下徹此孔子所以對哀公者由
此推月令乃孔氏之書也而以爲呂氏之書乎六國之時
諸儒流傳不絕荀鄒衍等尤爲當時所尊禮卽秦并六
王亦用始終五德之傳改正朔雖焚阮肆蝕不及於陰陽
家漢祖滅秦詔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蕭何周昌

王陵叔孫通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順四時以治國家享宗廟安天下之大禮臣請法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註謂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及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皆月令之事也蕭曹刀筆吏或不解此叔孫通挾子弟百餘人抱所業隨漢王至是起朝儀及議所服當是從禮經諸記月令中采取定之不資於諸子百家也自不韋之假月令冠十二紀之首後百餘年淮南又假之爲時則訓迭相假也賔反爲主矣則詆月令爲出自呂不韋曷不可云出自淮南

子乎彼皆假之者也昔魏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於宣帝謂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祝融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則猶唐虞分命羲和仲叔之意月令所謂太史謁之天子者也蓋此令掌之太史虞首

言書 卷十一
著於堯典夏著之於大正小正殷著之於王居明堂周著之於周月時訓月令唐虞羲和世太史伯夷秩宗亦爲太史故孔子每稱虞史伯夷又曰吾聞諸周太史卽老聃也孔子得自周史以語弟子弟子記之諸家假之始行於漢高繼行於漢宣由來彰彰如是豈自秦制乎太尉秦官而緯書謂舜於堯爲太尉卽太司馬也周禮六官無太尉無將軍左氏春秋大戴家語有將軍之名豈可據周禮駁之乎三百之瑣名卑不見於他書能盡據以爲憑乎酒誥之圻父農父宏父立政之常伯常任準人與夫任人準夫牧

作三事名俱不著於周禮而謂其無有乎傳者釋之卽某官某官何以又著斯稱則司馬之稱太尉猶三司之稱三父今人於當代官職動稱古名則以周初之大司馬稱唐虞之太尉於義未爲不通也至謂秦以十月爲歲首而月令於九月爲來歲受朔日深明秦制是秦制爲不韋所定矣第不韋招游士爲著書以傾四公子且爲秦并天下興盛治故取月令冠其書必宗夏正其相莊襄王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并東周地不絕其祀爲秦闢地日以廣政立年少國事盡委不韋稱之仲父是

政非不知爲文信之遺體也嫪毐事發欲偪不韋以死死
且有籍門視此之誓則於其書固唾之如遺矣文信死十
餘年秦始并天下以十月爲歲首史明著其用鄒子終始
五德之傳不自於不韋若從不韋則夏正之用已先行不
侍於漢武矣秦政克愚如商臣越椒故尉繚有蜂準豺聲
虎狼心之相後來王莽相亦如政使遲死一二年六國復
興如王莽親見漢兵之入豈不大快人心耶不韋善賈其
居竒貨遂賈人天下又以月令爲竒貨而賈後世之大名
後儒不察終推以爲月令之主人不爲不韋所竊笑哉

老聃論

曾子問

檀子曰按曾子問篇八舉老聃鄭康成於遷廟主章註老
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義疏釋之云案史記老聃
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莊子
稱孔子與老聃對言知同時也鄭註但釋老聃字義不敢
顯著之爲老子然曰與孔子同時則實有其人而不徒爲
古老之稱如我聞古人曰云云故義疏引老子傳以實之
而陸德明於日食止柩章直明之曰老聃卽老子也其待
聖人甚倨若比於微生畝者聖人屢述其明禮之變以語

曾子曰吾聞諸老聃語終且重丁寧屬之曰老聃云欲曾子之謹識之也至舉史佚之下殤用棺魯公之金草無辟似本當時之所親見者爲言故康成稱其古壽考者若以爲殆數百歲人焉又家語屢稱老聃王肅註云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孔子之往周也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爲請於魯君謂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極斯大業也盍以乘資之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典喟

然於周公之聖與周所以王去周老子送之而戒聰明深察近於死博辨宏通危其身意指萇宏而言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子歎道之難行老子以說者流於辨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道不可以忘其相勉至如此子於季康子之問五帝則曰吾聞諸老聃於子夏之問易生人亦曰吾聞諸老聃所謂吾聞者言必稱師之道也家語爲孔氏世傳所紀尤得其實蓋聖神之學必自謹於禮起禮本謙遜善下不敢爲天下先道德五千言皆此義也然則聖人盛德之至謙而又謙者其

道未嘗不同而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皆其流失之耳而其先豈有不同哉孔子問禮於老聃傳禮於曾子八舉老聃委曲丁寧誠以老聃爲禮學之宗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而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變化出焉此道之大原也自周末文勝亡本滅原聖人嘆之老子尤憤之其爲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指末世亡本滅原之禮而推究之也夫禮者忠信之厚治之首今至於薄且亂禮云禮云然乎哉蓋通禮樂之原者乃明道德之歸禮之原在

於戒謹夫送葬而遇日食卽呼止柩以待之恐以見星疇患此其不急之慮寧不爲智巧所共嘲孔子諄諄以語曾子蓋取其謹之至耳謹之又謹以至於無爲而道德歸焉此曾子臨深履薄所以接一貫之傳也老子守約曾子亦守約其學原無所岐分竊比老彭著於論語周伯陽甫著於國語聖經賢傳何嘗不稱老氏自黨同伐異曲爲之辭以同好惡之尤邱明爲古之聞人則判素臣爲二也以老聃爲長老之稱則非所嘆猶龍者也不信聖經而信後來之曲辭徃徃而然夫以聖人在時洙泗之間尙且斷斷至

其沒後儒分爲八吾學尙有然矣何況道家卽宗老氏者莊子申韓樂臣公蓋公之徒或以輕世肆志或以施名實而致富強或以清靜而致刑錯故班氏序道家以爲人君南面之術乃後世之爲道家者毀服易形符籙齋醮史巫紛若殆近於九黎亂德之流風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爲王法所必誅宜吾儒所不道而道之原不如此也以其流而斥其原不太甚乎

太一論禮運

檀子曰易稱太極禮稱太一太極生兩儀太一分天地則

太一卽太極也顧今學者爭言太極而無有言太一者良以太一之名混於道家爲不雅馴而太極之圖至今童豎婦女皆知之則以圖說出於周子朱子表明註而尊之以冠其性理耳第是陸子辨其誣以爲非濂溪作駁無極而太極一語書辭往復至再至三後學盡左袒於朱至今時朱公竹垞乃謂無極本出老子之書則又爲之袒陸然無極太極套語幾成搯觚家擣搗破爛之戒衣卒不敢輕涉於太一不亦惜乎竊考太極太一名俱緣於北極以其極言曰太極以極之神與星言曰太一易引孔子之言曰太

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氏註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即天乙星經曰生氣之神則是兩儀四象八卦皆其所生故易繫稱太極禮記家語及乾鑿度稱太一二而一者焉史天官書曰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則太一常居也註引文耀鉤云中官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合誠圖云紫微大帝星太一之精正義云泰一天地之別名又云天神之最貴者然則太一匪他即詩書論孟所稱維皇上帝皇上帝者是矣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合此以

表太一爲上帝之名以靄威仰等爲五帝之名經緯相符不可以弭好翻撥者之口而塞其妄乎太一或作泰壹泰一太壹太乙而古之依托以爲書者如兵陰陽家有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天文家有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行家有泰一陰陽二十三卷天一六卷泰一二九卷占候家有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五卷方技家有天乙陰道二十四卷泰壹雜子十五家二十二卷黃冶三十一卷夫天何言哉而爲言之多至於如此皆假太一矜耀世俗者也想昔諸家之擗摭太一殆如今俗學之擗摭

太極也歟卽今之方技者多籍名於太一吾儒旣置勿道
故爲考證而論之

出樂記補樂經論

此論甚卓後來必有行之者

萃按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則言道學者必尊經言經學者必先禮樂禮有三禮經頗
具矣而樂經獨無夫升堂入室者以身通六藝卽六經也
無樂經則六藝已不備何從升堂入室以與於道哉漢志
序六經而以樂居第五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而首著樂
記二十三篇然後以王禹記雅歌詩趙師龍雅琴次之不

使樂經終亡而列於春秋之先以備六藝是樂未嘗無經
也自割樂記之半以入禮記先儒註禮記而樂記之半附
著以明其餘目錄猶存書遂亡失今則并目亦削之矣與
其割大學中庸而出爲四書使禮記終殘何如割樂記而
還之於樂經以補其亡俾六經仍有全書禮家亦不有缺
秦利晉之恨惜乎當年之計不能及此也自四書重而全
經荒學者尙不能誦本經何況於五且備夫六今旣破禮
記而出學庸禮經旣已不全并出樂記以列爲六經則禮
記雖殘猶得六經之補不亦失中尙有得乎蓋道在六經

異學不知經而日逐於言心言性言命言道言德以入於
空虛無用而不能任天下事誠無足恠吾學恃五經若更
備樂經使不至於終亡則六經仍完經益尊而一切過高
陽儒陰釋之言無從竄入以相賊庶有正乎故從古本樂
記分章而附載書之目以考論之示後之窮經者知當日
於不必出者尙且出之不必補者尙且補之則此經之前
存宜出而後亡應補者又何如也

古本中庸論

萃按學庸之書有古本今本之異古本列禮記先中庸而

後大學今本爲四書先大學而後中庸大學之書不能詳
其撰著人而中庸之書自來共知出自子思蓋中庸者子
思爲遭難而作也家語後序稱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
伋伋常遭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
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史世家云伯魚
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二書皆言
遭困作中庸然未明所以遭困之由也惟孔叢子明之其
居衛篇云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
曰尙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迄於泰誓劾堯舜之言

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之言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之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困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

十九篇據此則子思之遭困幾酷於桓魋之伐檀矣蓋樂氏自子罕以厚施濟宋饑叔向歎之謂鄭罕宋樂皆得國民歸而樂氏加焉以宋升降樂朔席先人之遺澤以自豪收召徒衆侈然講學所謂小人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者也倚年長而臨子思子思不讓其徒遂合衆攻圍夫以講學不合而動干戈不顧君上非無忌憚之尤者乎皆曰予知阱陷不知辟期月不能守謂此輩也而且禍及其先人當日流傳不以爲樂朔而以爲子罕故韓非每以子罕與田常並論其二柄篇謂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

刑而宋君劫其儲外篇以子罕爲出穉田恒爲囿池謂民之殺生之命制於子罕則一國歸焉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決不得禁也夫子罕賢大夫也而韓非之書屢謗子罕以比於陳恒竊嘗疑之今乃恍然而知爲樂朔朔正與田常同時距子罕之賑饑得民已六七十年蓋世傳宋國而以宋升降者也奪政劫君皆出於樂朔當時於樂氏總以子罕名之故處士橫議之徒籍以爲口實致子罕遭千載不白之冤誣則樂朔爲之也子思遭禍難而著書以述祖德樂朔搆禍難而流傳以辱及乃祖聖狂之相懸何如而

其報又何如哉樂朔之愚不肖不過如桓魋而又欲自矜其賢知以困子思犯奪政劫君之凶頑致使先人蒙誣謗子思猶有怨詞但列於過與不及兩等間然已自外於君子而流爲無忌憚行險徼幸之小人可不畏哉天下後世如樂朔之所爲者不幸遇之未免爲所困然困之卽所以亨之彼其自受困者轉不可道也子思適宋距夫子之沒不過數年其侍問於夫子最早夫子忤然有世不廢業克昌之嘉又自述從游觀覽傾蓋之顧則雖受學於曾子而蚤聞已自於夫子其作中庸每反覆於舜文武周之大孝

達孝者以行在孝經也鄭氏目錄著之直以爲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及遭困之由則此書固以贊揚夫子爲主也中庸之書至多此篇曾不及三千言大抵卽其首篇耳然是天地萬物無不包羅後儒以爲道統之書尊尙良然究非子思發憤著書之本意也其意亦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亦卽作春秋之出於不得已乎古註推本孔子嘆民之鮮能傷道之不行依中庸以行遯不見知而不悔不得不終於隱因道之與時違拂者以爲大綱而自祖述憲章而下卽本春秋孝經以訓之且推之至於無聲無臭爲聖德之

至皆爲孔子中庸之極盛而言良得子思作書之意矣夫聖人之道備於六經缺一經不足以與於古人之全顧於一經數十篇中僅割出一二篇以爲道統而餘篇盡置統外卽此篇之古本註疏久經廢棄缺殘者無從校補老師宿儒頗多惑之而礙於今本不敢言卽言之猶啞啞爲兩可調人之說竊以爲道統之立起於四書以今文之中庸歸四書從今注以古文之中庸歸禮記從古註其於大學亦從此例庶兩得之矣漢志禮十三家有中庸說二篇師古謂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師古所

注未明確所以說者猶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
五篇也而以今中庸抵說二篇之一不輕中庸之甚哉又
子思二十三篇列於儒家當是另爲書也陳仁錫考稱子
思年百餘歲卽其前侍夫子後引孟子非老壽不能又其
對穆公也臣所紀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
雖非正其辭然不失其意焉則後儒詆緇衣爲依仿聖賢
之言詆禮經爲漢儒之附會亦可以息喙矣今讀古本古
註而歎子思昭明聖祖之德至於如是之盛者如見斬新
日月特地乾坤轉惜其不見是幾虛過一生矣發揮經學

者其尙索源於古哉

表記論前

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稱子言之凡八所皇氏云皆發
端起義事之頭首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
曰今從皇氏分爲八支支卽股也朱子分中庸爲三支意
亦本此此與坊記皆公孫尼子之書也表者表聖人也聖
人道不行而思歸門人記其言以傳於後也而方氏謂表
者裏之外也凡欲自明於外而期物恥正謂之表孔子體
道不行乎世無以自明莫之恥正立言以表之弟子不可

不記亦表之義也

表記論後

萃按歸與之嘆著於論語發明於孟子深惡鄉愿之亂德而歸之於經正民興以除邪慝卽以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相傳者結之歸乎之歎載於表記發明於鄭孔諸儒鄭謂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孔曰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隱而顯者言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也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不須出言而人聽信以其積德於中者然

也此與論語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厲威不猛恭安望儼卽溫聽厲義同皆所以表孔子者故禮家次此篇于中庸之後朱子說中庸分三大支皇侃說表記分八支中庸重人不敢議表記其可輕而議之哉中庸著君子之道費而隱非用廣體微之謂也先儒謂聖人依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道與時拂不得不終於隱然雖隱而其道大至於莫載莫破察乎天地故先儒謂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昭明聖祖之德則中庸一書固所以明孔子也而云君子之道費而隱傷孔子之不得位也表記云君子隱而

顯猶中庸之意也中庸言聖孝反復於舜文武周表記言聖治感慨於質文升降而美虞帝爲不可及后稷爲及子孫後儒嘗之以爲非孔子之言使此語著于中庸其敢置一喙乎哉故儒者讀經宜尊經其有不可解但以虚心與迎長想遠思從一字一句推究而得之而先聖可以通後世無以易夫以曾子曰三字而以大學歸之至今無不率從則以子言之三字爲篇目取表記與坊記連類而歸之作緇衣之公孫尼子豈不尤爲有據故曰表記以表孔子也孔子歷聘而道終不行因倦而思歸裁狂簡以傳道於

後世其所裁者三千中之門人小子非七十二賢也彼諸人者已成就卓卓在於其先矣哀公十一年反魯十六年卒知所裁者門人小子也公孫尼子蓋亦在門人小子之中親受所裁而記聖人之言言著卽道著其發揮四代所以使爲治者防其所敝以有濟于民則固體乎夫子行道之心而留遺於後世也而以近於黃老駁之失尊經之義矣

儒行論前

案家語云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
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

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言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之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因有此問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公年十四歲卽館於孔子之舍就學焉孔子升階立侍命之坐乃敢坐其事君盡禮敬謹至於如此先是魯用孔子不終爲諸國笑魯亦恥之而以儒爲戲笑之資如魯人之罪惟其儒書者是也故公立三年季孫受桓子顧命將召孔子諸大夫恐又不終貽笑於諸侯至是乃召之也公蓋習聞戲笑之言見子仍服儒而訝子因引之於儒行

正言斷辭所以警公而去其戲心也宋儒乃謂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禮皆吾性分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有道者所不爲也謂孔子言之殊可疑試思崇政說書其矜嚴任氣出於臣禮之外致使其主後來追恨於妄自尊大其矜大勝人爲何如在已師友間則互相推崇而於經典著明獨爲駭異曰非孔子之言其詒誤於來今已久故爲論明之使知宋儒黨互攻經以攻漢儒其說原不足憑而經文終爲可信無疑也

儒行論後

萃按師儒學校相連故禮家序儒行以先大學也仁聖者聖人之儒也邈不可及矣其十五儒者或大或小或偏或全行有不同莫不成德於剛卽子之舉似其剛也詞致之間亦稜稜有鋒氣始化工之肖物者耶蓋諸儒皆出之於狂狷之流得聖人而造就之或分一體或具體而微此十五行中蓋該括四科十哲與七十子升堂入室者約畧其大概而無所遺而後來七十子各傳其徒派別支分要以此十五儒行爲總統則是十五行者著儒家之大宗派也

十五宗競爽聖人皆以儒許之未嘗曰此其得爲儒彼其不得爲儒也三代以前無儒名至周始有此稱元公著之於官九而繫邦國儒配乎師而次於牧長爲其以道得民也亦尊之至矣魯之儒也臯矣爲其不問也此十五儒皆剛之至也以道得民而道不專於一家亦不限以一學所以養其民氣之勁而救其世運之衰也漢唐以來儒者莫不共尊此經而無有異議至於儒行之衰必欲率於一家限於一學於是十五儒之被討論攻擊幾無以自全曰有矜大勝人之氣也曰少雍容深厚之風也一唱羣和歸于

一家一學不容有十五儒之分道揚鑣而聖人取狂狷之心泯沒於後儒之議而不復見盡諱其尙剛之學以爲駁雜不純不幾負聖人自衛反魯時作儒行以垂後世之心哉故論明儒行爲自衛反魯時所先著與刪訂六經同時相輔而行且補錄大學全經於後以復聖人垂制立教之舊云又按辨體本引諸儒之駁儒行也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所記其文辭大與荀卿相類鄭熊奧論謂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談之士所誇馬端臨通考亦謂儒行樂記非聖人之言乃戰國之人及漢儒之所爲而

攻之如此而王伯厚之爲儒行辨也謂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其要在此所言卓爾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其大孟子言之何謂儒行全無義理許順之又爲樂記辨也謂漢儒莫如董仲舒繁露天人策樂記天高地厚萬物散殊而禮制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等語仲舒何曾說得到又思漢儒才大莫如賈生使執筆爲儒行之篇恐亦未及其正之如此慨自異學爭鳴以儒爲戲聖人有憂之作儒行以垂後世著之家語載之禮經爲後世之儒者固其藩籬高

其門戶使不敢褻而戲之也諸賢依托儒流世所仰爲大儒通儒者輒斥爲此非孔子之言也此非聖人之書也是以儒行爲不足尊聖經爲不足信自撤藩籬自破門戶啟異學之闖入而助之攻也能無共憤哉後儒論學各於其黨全無是非之公也謂儒行全無道理有是非之心者官出此言耶故重爲論定俾知攻之者失於過高正之者深得其理云

大學論一

名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從政也論學成之事能治其

國章明其德于天下却以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按註疏訓大爲博與四書异者各從所解也陳氏集說僅列學庸之目吳氏纂言本直削之皆所以尊四書也四書全而禮記遂闕矣近來任鈞臺禮記始補之然以學庸冠於戴記仍連載朱註則是禮記全而四書又傷闕不如各就所歸以朱註還四書以註疏還禮記爲各止其所也其亦並行不悖之義與

大學論二

大學與中庸不同者大學發端但曰大學之道自此以至

終篇凡千七百五十一字絕不照應大學二字一筆似是
記者取簡首二字以名篇義不繫於大學故註疏訓大爲
博記博學可以爲政禮家以次於儒行者著大儒之體用
也若中庸之書不取簡首天命二字名篇而題曰中庸者
義繫於發明中庸也中和字凡三見中庸字凡六七見歸
之於庸德庸行此真子思昭明聖祖中庸之德故註家擇
之以終篇與大學不同云

大學論三

萃按李安溪大學古本說曰大學舊本目二程子各有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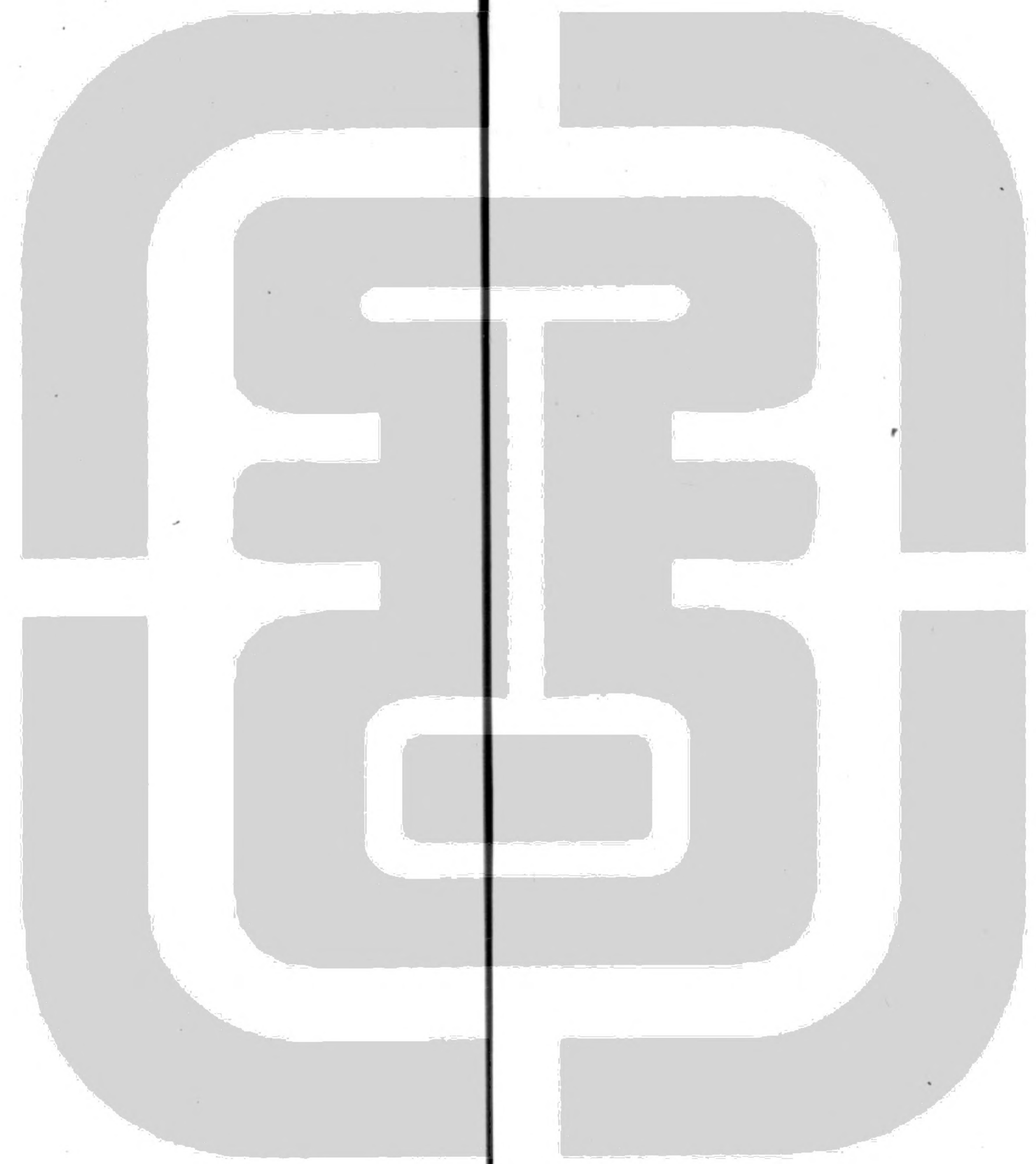
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
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
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與遞有竄動所不能
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
如易之下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先天之傳呶呶紛
拏至今未熄皆能灼以不惑老而逾堅獨于此書亦牽勉
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嘿契者間考鄭氏註本尋逐經
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况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
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溷于衆目中而致爲陸王之徒

者得以攘袂扼擊自托於据經詰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侍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晚時出陬生挾難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距者則今日之聽熒於胸而援鶉已遠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其後安溪之孫清植與諸通經老儒與修義疏亦沿其立說謂戴記中學庸二書以古本參今本其節次每有異同而大學尤多前後互易之處考其源流先是程子移克明德至止于信於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節之前移聽

訟節于節彼南山節之後至伊川乃定爲今本而此謂知本二句猶莫知所屬迨朱子章句經一章傳十章又於誠意章前補完格物致知一傳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爲其結語其此謂知本句則明其爲衍文朱子所謂更考經文別爲序次者是也自是今本別于古本矣茲于二書之斷節分章解經釋註悉從古本一字不遺亦仍朱子留識舊簡之意也夫故義疏本以古本居前而以今本之註附其後其分爲六章亦如安溪安溪之古本大學說發明於烏程孫公潛村見龍潛邨教於滇刻此本於五華大金卷首焉

蓋自四書重而五經不得不輕士子致身功名事業富貴利達盡出於四書宜今本日盛而古本幾于泯絕其勢然也先輩鉅公亦頗疑今本之不然而自念富貴致身悉由今本不忍忘所自來且今本之行已數百年一旦欲以古本正之衆謗羣疑必交集蓋奪所世業必致囂然雖以君相大權不能爲之移易積重難返亦其勢然也四書五經二家相抗則爭爭則五經家必黜惟以今本大學還之四書不闌入于禮記以古本大學還之禮記不闌入于四書各行其學抑亦離之雙美者矣任鈞臺亦與諸公同與修

于義疏者也猶不達此古本大學居禮記四十二今本大學居四書第一古本中庸居禮記三十一今本中庸居四書第三鈞臺禮記序大學爲第一序中庸爲第二盡載今本之註是尊四書也而五經不終失其尊哉不如各還使各得所尊也



富

卷一

三

